

大柏地战斗——

“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 郗城名 王玉珍

1929年2月10日至11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部队，在江西瑞金大柏地成功伏击了尾追之敌——国民党赣军第15旅刘士毅部，取得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首次胜利。朱毛红军由此摆脱敌人的尾追，并于6天后在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胜利会师。此战是朱毛红军于弹尽粮绝之时的最后一击，也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提枪上战场冲锋的战斗。陈毅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评价此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连遭袭扰，决心一战。1928年年底，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集6个旅3万余人，兵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试图一举消灭刚会师不久的朱毛红军。对此，红四军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主力部队出击赣南西，袭捣赣敌后方，以解井冈之危。1929年1月14日，根据白露会议的决定，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独立营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游击，寻机打击敌人，扰乱敌人“会剿”计划与部署。

红四军在沿湘赣边罗霄山脉南下和赣粤边、赣闽边游击途中，因沿途均为崇山峻岭，加上天气寒冷、缺少衣食，补给十分不易，一路行军艰难。面对赣军第21旅李文彬部和第15旅刘士毅部轮流尾随追击，红四军屡陷险境。1月24日清晨，宿营大余县城的红四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赣敌李文彬部突然袭击，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等百余名指战员牺牲。25日，退至广东南雄的红四军第31团又在平坝劫遭刘士毅部的袭击，第31团1营营长周筋牺牲。

2月2日凌晨，夜宿寻乌圳下的红四军再遭赣敌刘士毅部偷袭。战斗中，朱德的警卫员牺牲，毛泽覃受伤，朱德妻子伍若兰被俘后遭敌人杀害，陈毅险被敌人抓住。2月8日，红四军在瑞金境内遭遇来追之敌，城郊应战又折损了1个排。次日农历除夕，红四军行进至大柏地时，敌军与红四军后卫部队近在咫尺，并交战至天黑。此时的红军战士已连续行军近1个月，行程逾千里，已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补给。受连续作战失利影响，许多战士不愿继续往宁都方向开拔，决心主动寻战，以彻底摆脱尾追之敌。

对于这一路来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写给中央的信中说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团团紧逼其后，反动军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江西省瑞金市大柏地战斗旧址。

布下“口袋”，诱敌深入。毛泽东、朱德及时掌握红军战士的意见后，考虑到大柏地是瑞金通往宁都的必经之路，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沿途均为峡谷地势，南北长约6公里，两旁山峰高耸连绵，道路处于谷底，正是打仗作战的最佳地形。一路尾追而来的，又是在井冈山多次交手且实力较弱的赣军刘士毅部的第29团和第30团，约2000余人。于是他们决定顺应军心，当晚在大柏地圩北约0.5公里远的王家祠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对敌作战方案，用一场胜利消除部队的低迷士气。

经会议讨论，前委决定，利用大柏地麻子坳一带的有利地形设下“口袋阵”，诱敌深入，一举歼灭追敌。具体战斗部署为：红四军第28团2营为前哨营，在杏坑附近占据有利地形，掩护其他各部在大柏地的安全展开，然后撤至大柏地附近作预备队；第28团1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第28团3营在牛寮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第31团和军部特务营担任向敌左翼侧击的任务。会上还特别强调，各部要保持绝对隐蔽，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战斗打响后要等敌人靠近才开枪，不要浪费子弹；如果弹药用完，要准备用刺刀、长矛进行战斗。

2月10日凌晨，斗志激昂的红四军各部趁天还没亮，就早早进入各自阵地，等待敌人自投罗网。直到下午3时

许，终于等来了骄横一时、邀功心切的刘士毅部2团人马。当敌人进至杏坑南侧时，前哨第28团2营在营长萧克和党代表胡世俭的指挥下开火阻击。战至天黑，敌人虽然多次进攻，但始终未能突破第28团2营的防线。此时，敌人已被激起强烈的求胜欲望，准备集中兵力大举进攻，正好钻进红四军设下的伏击圈。

全员上阵，一举歼敌。当晚，红四军紧缩伏击圈，成功阻敌、诱敌的第28团2营奉命后撤至大柏地作预备队。次日凌晨，当敌人进至“口袋阵”前端——杏坑北侧时，红军再次开始阻击，吸引敌人并边打边退，促其快速“入袋”。负责伏击的红四军各部按作战计划，从东西两侧包抄敌军，切断敌之退路。待敌两团人马如长蛇进洞般完全进入“口袋”后，麻子坳两侧山上顿时炮声齐鸣。身在谷底的敌人被枪炮声弄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稍待清醒后才开始组织反击并企图撤退，却被居高临下的红军紧紧咬住，两头的退路也早被红四军切断。激烈的战斗从凌晨持续到上午10时许，受到围攻的敌人仍在负隅顽抗，丝毫没有投降的迹象，本就弹药紧缺的红四军此时已基本用尽所有的弹药，火力渐弱。如果继续鏖战，结果可能不是难分胜负，而是红四军弹尽粮绝之下的溃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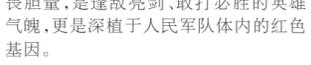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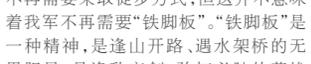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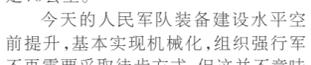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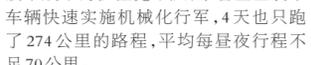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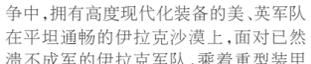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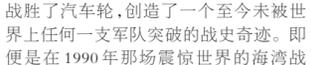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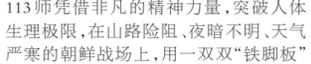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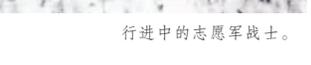
身处指挥部的毛泽东、朱德客观分析战场形势，料定围困之敌经过连续战

斗已十分疲惫、无心恋战，于是决定发起总攻。命令下达后，包括预备队在内的全体红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般从四周阵地冲向敌人，子弹打光了，就用树枝、石头、空枪、长矛与敌人展开搏斗。毛泽东也提枪亲率警卫排冲向敌阵。经过残酷厮杀，终于在正午时分歼灭敌人两团大部，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取得了离开井冈山后的首次大捷。红四军由此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士气为之大振。之后，红四军在赣西又取得了长岭寨战斗大捷，从而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陈毅在1929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大柏地战斗时这样评价道：“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搏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6月，毛泽东从宁都回瑞金，再次途经大柏地时，恰遇雨后碧蓝天空高挂着一弯彩虹，在斜阳辉映下横跨于大柏地苍翠群山之上，看着杏坑（即前村）农舍破损土墙上的累累弹孔，忆起当年红军在这里拼死打仗的场面，挥笔写下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诗词《菩萨蛮·大柏地》，并被世人传诵至今。

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即墨之战，是发生于公元前284至前279年的一场城池攻防战。燕国名将乐毅率燕、赵、秦、韩、魏五国联军攻打齐国，在济西之战中击败齐军主力。随后，乐毅率燕军先后攻下齐国70余城，只剩莒（今山东省莒县）、即墨（今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二城未被攻克。在此情况下，齐将田单先是“用间”使燕国更换主将乐毅，后又通过火牛阵突袭燕军阵营，大败燕军，使齐国得以复国。

孤城坚守

公元前284年，在率领五国联军击败齐军主力后，乐毅独率燕军攻入临淄。齐湣王逃奔到莒，并向楚国求救。楚顷襄王派大将淖齿率军前来，齐湣王封淖齿为相。然而，淖齿此行并非援助，其目的是与燕国共同瓜分齐国，随后便杀死了齐湣王。很快，齐人王孙贾等杀掉淖齿为齐湣王复仇。在莒的齐国大臣四处寻找齐湣王之太子法章。原来，法章担心遇害更名换姓，在莒太史敫家中充当佣人。过了很久，法章才敢自报家门。齐国众臣立即立法章为齐王（即齐襄王），据城坚守。

燕军听闻齐王在莒，因而发兵围攻，但数年未能攻克。之后，燕军又发兵向东围困即墨，即墨大夫出城与燕军交战，战败被杀。城中齐人推举田单为将，率众继续抵抗燕军。

千钧一发之际，田单之所以得到众人信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聪明才智。田单出身于齐国国君的远支宗族，在燕军横扫齐境时，田单让其族人先率车轴两头锯断，再用铁皮包裹轴头以作备用。当燕军攻打安平（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时，齐人争相奔逃，很多人由于车轴互相碰撞导致车辆损坏，被燕军俘虏。而田单族人采信田单的办法，以铁皮包裹轴头得以顺利逃至即墨。众人由此认为田单颇有智谋，因而推举他为将军，继续坚守即墨抵抗燕军。

成功用间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田单抓住燕惠王与乐毅早有嫌隙的机会，“纵反间于燕”。他宣扬说乐毅借攻齐为名，实则是想控制军队，在齐国为王，所以故意缓攻即墨。如果燕国另派主将，攻克即墨指日可待。燕惠王听信传言，任命骑劫为主将代替乐毅。乐毅担心回国遇害，便逃往赵国。

乐毅足智多谋又深受燕国将士爱戴，燕惠王贸然换将，无疑是巨大失策。莒、即墨本属于齐国五都，实力相对雄厚，乐毅缓攻的目的旨在争取民心，以瓦解齐国军民斗志。燕惠王以骑劫代替乐毅，不仅令燕国将士愤慨不平、军心涣散，还帮助齐国除去一个劲敌。

此后，田单继续“用间”。他先是散布谣言说，要是燕国人把俘虏的鼻子都削去，齐国人哪还敢打仗。刚上任的骑劫果然中计，将齐人俘虏、降者处以刖刑。燕军的暴行激怒了齐国军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守城的决心。之后，田单又“纵反间”说齐人的祖坟皆在城外，要是燕人刨起坟来可如何是好。结果，燕军再次中计，在城外掘坟焚尸。即墨守军在城上看到后，个个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强烈的仇恨和出战愿望被瞬间点燃，他们纷纷要求同燕军决一死战。己方上下同欲，为齐军胜利创造了条件。

出奇制胜

当即墨军民同仇敌忾时，田单便知士气可用。为进一步凝聚人心，田单亲自参与修筑防御工事，与士兵分担劳苦；又把妻妾编在部队里服役，把食物全部拿出来犒劳将士。为使燕军放松警惕，田单派遣使者来到燕军阵营，相约投降。燕军信以为真，“皆呼万岁”。田单又从民间收集到黄金千镒，命令即墨城中富户将黄金赠予骑劫，并表示，希望燕军入城后不要劫掠他们的宗族妻妾。骑劫不疑有诈，高兴地答应了这一请求，燕军的防备因此更加松懈。

今天的人民军队装备建设水平空前提升，基本实现机械化，组织强行军不再需要采取徒步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军不再需要“铁脚板”。“铁脚板”是一种精神，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无畏胆量，是逢敌亮剑、敢打必胜的英雄气魄，更是深植于人民军队体内的红色基因。



田单火牛阵(漫画)。

即墨之战

■ 于涌泉

在这种情况下，田单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他先是在城中收集到1000余头牛，给牛披上大红色的丝帛，并在上面画上五颜六色的龙形纹饰，又把锋利的尖刀绑在牛角上，在牛尾上系上浸了油脂的芦苇，接着命人在城墙上凿开数十个洞以便驱牛出城。到了半夜，燕军已昏然入睡。田单命人放开牛，并点燃牛尾上的芦苇。牛的尾巴被烧着，疼痛不已，猛力向燕营冲去。牛群后面跟着的是5000余名壮士组成的“敢死队”。燕军猝不及防，先被火牛阵冲得七零八落，随后又被5000余名壮士疯狂进攻。此时，城中的百姓齐敲铜器战鼓，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声。燕军十分惊惧，大败溃逃。齐军追杀骑劫，并继续追杀燕国败军。齐军经过的城邑都纷纷背叛燕国，归附田单。田单率军一直追到黄河北岸，将失陷的齐国70余城全部收复，此后又将齐襄王从莒城迎回临淄，齐国成功复国。

《孙子兵法》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齐国仅剩两座孤城，濒临亡国，在敌强我弱的巨大实力差距面前，若不能出奇计，想要击败燕军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田单通过用间、诈降与火牛阵，一举击溃燕军，成功复国。不过，齐国虽然成功复国，但经此一役实力大损，再无力量同秦国对抗。

相关链接

反间

反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对敌方派到我方的间谍加以利用，使之服务我方。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将间谍分为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5种。孙子称“反间”为“因其敌间而用之”，并强调反间的重要作用，认为它可帮助其他四间达到目的：“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生间可使如期”。其次，反间也包含对敌方分化离间使之内讧的含义。之后，以利用“反间”为主要内容的反间计被编入“三十六计”，属于“败战计”部分。反间计在历史上屡试不爽。战国末年，秦国施反间计，使赵国误杀名将李牧；楚汉战争时期，陈平巧用反间计，使项羽疏远大将钟离昧与谋士范增，这些都为设计一方最后的胜利贡献良多。

人民军队的“铁脚板”

■ 黎旋 张苗

强行军是以加快速度和延长行军方式实施的行军活动，通常在奔袭、追击、迂回、摆脱敌军或遂行其他紧急任务时采用。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因长期处于装备劣势，基本上只能采取徒步方式组织行军。特别是在战况激烈、时间紧张、任务紧迫之时，我军为夺取作战胜利或保存革命实力，经常在恶劣战场环境和敌重重兵威胁之下实施连续数日、长途急进的强行军。

然而，正是在缺少车辆等机动装备的不利条件下，我军先辈靠着一双双“铁脚板”，跑赢了坐在轮子上甚至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从飞夺泸定桥，到奔袭威远堡，再到渡江战役千里追击，我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昼夜行军百余公里的战争奇迹。至今，世界战史上强行军的最高纪录仍由我军创造并保持。

1950年11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打响。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指挥第38军于26日夺取德川后，下令第38军继续以主力向院里、军隅里方向进攻，以一部插向三所里，堵住敌人南逃之路，以实施战略迂回。27日黄昏，第38军军长梁兴初接到命令后，深知穿插任务是完成整个战役目标的关键，遂命令所部第113师沿德川以南的小路向三所里强行军。

三所里是朝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处于美军第8集团军腹地之中，南临大同江，周边地形复杂。村西有一条由平壤通往价川的公路，既是西线敌军前后方运输补给的交通枢纽，也是西

线敌军主力北进和南逃的必经之路，乃敌方防御部署的薄弱之处。同时，公路两旁连绵起伏的高山，便于设伏阻击敌人，达成战役突然性。这正是志愿军司令部下令先敌穿插三所里的原因。

第113师要想穿插三所里，可谓困难重重。短时间内需行军72公里，不仅沿途山路崎岖，还随时可能与美军3个主力师正面遭遇。而此时第113师只有十几门迫击炮和少量反坦克手榴弹，打击与机动能力均非常有限。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第113师在苦战德川尚未休整的情况下，仍然迸发出攻坚克难、连续奋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过一夜强行军，第113师全体指战员仅用14小时便行军了72公里，于28日早8时许抵达三所里，旋即分兵一部抢占三所里旁的另一处交通要地龙源里。至此，第113师在美第8集团军北进南撤要道上堵住了一道最重要的“闸门”，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的后续一系列战役行动取胜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得知三所里被我军占领后，西线美军于29日全线撤退。败退下来的上万名敌军，被拦阻在军隅里至龙源里的狭长地带。第38军主力立即对围困之敌进行猛烈攻击，同时第113师在强行军后仍能快速投入作战，牢牢坚守三所里、龙源里，为主力部队歼敌提供了重要保障。经过8个昼夜的围歼战，第38军消灭南朝鲜第7师，重创美2师，美骑1师，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汽车1500余辆、火炮300余门、



行进中的志愿军战士。

坦克14辆，为实现整体战役意图立下头功。此战胜利后，彭德怀于12月1日与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联名向第38军发出嘉奖令。

实际上，72公里只是图上测量的直线距离，第113师的真实行军距离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需要一边快速行军，一边打遭遇战，击败沿途多股南朝鲜军的散兵，才能一刻不停地向三所里狂奔。为躲避美军数十架飞机在头顶上不停地低空侦察，战士们必须反反复复地疏散隐蔽、跃进奔逃。最困难的莫过于炮兵和辎重分队，他们被火炮、弹药、物资压得直不起腰，仍寸步不离地紧跟步兵分队。一些战士跑着跑着突然倒在地上，就此长眠。而在翻越海拔1250米的长安山时，所有的干部冲锋开路，战士们结成一长串人链互相拖拉前进，以此来抵抗夜晚山上刺骨的寒气。

此战，第38军赢得了“万岁军”的光荣称号，而夜行百里、穿插敌后、断敌退路的第113师创造的强行军纪录，或许唯有邓华的“奇迹”二字足以评价。正是在1950年11月27日的这个夜晚，第

链接历史

